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勦捕臨清逆匪紀畧卷十七至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朱紱

謄錄監生臣李金廸

欽定勦捕臨清逆匪紀略卷七

丙子

舒赫德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徐績奏言竊臣舒赫德拉旺多爾濟於二十三日接准周元理來札知賊匪侵擾河西直境營盤當即令

乾清門侍衛音濟圖帶領京兵二百名迅往接應臣等隨後遄行並飛札臣阿思哈徐績亦即派兵往

援臣舒赫德拉旺多爾濟於二十二日夜半自夏津統兵起身午刻將抵臨清城外遥見舊城内烟火衝冒適臣阿思哈差章京前來迎探據稱阿思哈於二十二日申刻在魏家灣晤見徐績適接臣舒赫德來札隨即商派青州滿洲兵二百名山東綠營兵七百名令副都統伍什布

乾清門侍衛伊琳帶領先行臣阿思哈徐績隨後繼進伍什布等所帶兵一千名於二十三日辰刻即

到臨清賊匪早於舊城外東南聚有五六百人排
列作迎拒之勢我兵即施放鎗礮賊匪退回羣上
廢城之土岡站立隨躲隨出正在相持間適臣阿
思哈徐績帶兵趕到一齊掩擊當時殺死賊人數
十名餘俱竄入城內伊琳伍什布及委署翼長福
住等即帶兵衝入分進各巷口遇賊殲戮一面多
派綠旗弁兵分頭放火焚燒房屋並搶出大礮一
位將舊城內東南隅所住之賊大半趕往西北臣

舒赫德恐侍衛音濟圖所帶兵二百名尚不敷用
又派
乾清門侍衛巴圖保帶京兵一百名接應續探得音
濟圖於塔灣遇賊甚多現往迎剿復派
御前侍衛春寧帶領善射手三十名前往協力擒剿臣
等一面帶領官兵馳至阿思哈處協力進攻春寧
至彼見賊匪約有一二千人正與音濟圖抵拒春
寧即拔箭射中一賊隨有一賊用叉直擊音濟圖

即有善射手發箭中之其餘各兵同時發箭賊匪
中傷者無數遂奔入村內躲避春寧音濟圖等追
至村外見其人衆路雜未即輕進是時臣舒赫德
拉旺多爾濟早帶兵赴舊城東南隅與阿思哈徐
績等會合見賊守城中甚嚴已不敢出外接仗臣
等隨將土城空缺之處多派弁兵把守遇有竄出
者即放鎗擊斃一面派滿漢官兵數百名並於臨
清新城內調出漢兵三百名令委署翼長保倫等

帶進舊城協同前進各官兵四處勦捕殺賊甚多惟臨清舊城本係居民稠密之地街巷逼窄房屋鱗比寺廟甚多零星賊匪四散潛匿時屆昏暮難於搜獲且恐我兵不諳路逕轉有疎虞遂將各兵全數撤出在土城墻上周圍密布督令將弁等小心巡警臣等亦徹夜坐守嚴行防禦並令侍衛納穆札帶兵二百名在北門一帶衝要之處堵截賊人去路計此一日内臣等攻圍臨清舊城其殲戮

燒斃之賊約有數百人拏獲活口百餘人並搶獲騾馬及刀械等物無算其拏到活口中有實係賊黨無可再訊者即經正法此外老幼婦女將來係應緣坐俱嚴行拘繫俟訊明情節分別辦理再臣等未到之先舊城賊衆聞有畏我兵聲勢豫行逃竄者約一二千人至賊首王倫并餘賊千數及家口輜重等經臣等將擒獲之逆黨嚴訊據云俱在舊城藏匿臣等於二十四日辰刻令伊琳保倫帶

兵千名入城擒勦尋拏正犯拉旺多爾濟一面帶兵前往四處村莊搜殺奔逃賊衆斷不使稍留遺孽再侍衛音濟圖巴圖保二人所帶之兵於二十四日始回營盤又生擒賊匪百餘人奪回礮一位軍械甚多伊等於二十三日自辰至晚接仗三次殺匪五六百人夜間又帶善射手三十餘人追擊五六十里復射殪百數十人此刻各處莊民紛紛擒賊呈獻臣等俱面加獎勵復廣行各州縣出示

曉諭有能擒獻者定加獎賞查逆匪真黨本屬無
多自肆行刦掠後所在脅從又以舊城中所搶當
鋪衣物米糧等項隨處分給遂致多人蟻聚其實
小醜跳梁不成事體看其聞大兵將到先已驚惶
及臣等率兵勦殺時並未見其能舞刀跳躍如前
此傳聞者加以八旗勁旅鼓勇先登即山東綠營
官兵亦咸知覲感奮往出力連日痛行殲戮賊黨
所餘無幾瓦解星散定能迅獲兇渠殄平醜類俾

東省民人同安作息以慰

聖懷至臨清河西岸賊人所搭船橋業經總兵萬朝興

燒斷餘賊更可無虞西逸今早接據周元理札稱

萬朝興等所帶之兵可以就近調用臣等計此時

各處掃除賊衆兵力愈多愈善因即飛咨周元理

聽其酌撥數百名過河協助其餘仍留西岸防範

同日姚立德徐績奏言查堂邑所獲男犯同節次

所獲男婦人犯共七十四名已據國泰審明應正

法者二十六名應釋放者四十八名業經臣等核

辦訖其續獲犯人周曰德劉成等共十四名臣姚

立德屢經嚴訊首逆底裏并邪教傳諭遠近主謀

畫策以及助逆人數多寡該犯等均不能深知確

實情形反復究詰加以刑鞫矢口不移查該犯等

或入教助逆或被脅潛逃臣等悉心會核應正法

者四名應釋放者十名亦經隨時辦理

同日周元理奏言二十四日酉刻據正定鎮萬朝

興布政使楊景素稟稱二十三日派忠順營都司
張世富帶兵一百名内有回兵白虎令其諭知回
民洪印洪全等集二百餘人前往至三岔河渡口
堵截賊匪行至河口見對岸約有賊匪千人河内
有大船三隻小船一隻該都司隨令官兵施放鳥
鎗弓箭賊棄小船上大船抗拒張世富即放大礮
擊碎賊船其被弓箭鎗礮傷斃及溺水淹死者甚
衆餘皆逃回隨將船隻燒燬獲活口二十七人解

送割獻首級九顆又據中軍副將瑪爾清阿稟稱二十四日午刻望見東岸官兵與賊匪打仗連勝二陣賊匪敗回城內將婦女綑縛沉入河內者不計其數因橋已燒斷現在設法渡河協勦恐賊匪用船由西岸竄逸仍分兵於西岸河口上下兩路堵截施架鎗礮有近河口者即行轟擊不使一人漏網又二十一日接仗後拏獲活口周振樂周振德陳玥三名審係臨清貿易民人因賊匪被脅出

城抵敵乘便伏匿堤坎内經我兵拏獲訊非遁飾

即遵前奉

諭旨釋放俟事平後押回本地安業查二十一日賊人

率衆前來與官兵打仗沿途逃散者甚多現經地

方文武陸續拏獲禀解並本日營員又擒獲活口

二十七名一併解到臣即嚴加審訊究明實在逆

夥及被脅愚民分別辦理斷不稍有寛貸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周元

理何惘姚立德徐績曰賊首賊黨及其家口等既據現獲賊衆供稱俱在舊城内藏匿自必無從外軼不難竭力搜捕所有逆首王倫並濟惡之梵和尚堂邑村民王經隆及賊中所稱元帥孟姓尤為巨賊必須立擒就獲其姚立德奏到各供内有名要犯亦當盡數成擒舒赫德即擇其中罪惡最重之犯如王倫梵和尚王經隆等數人嚴行檻械派乾清門侍衛管押觧京嚴刑碎磔以申國法而快人心其餘即於彼處

正法示衆又姚立德等奏審辦拏獲各犯訊明被脅隨行應釋放者十人周元理亦奏將拏獲之周振樂等三名審係鄉愚被脅業經宣諭釋放所辦俱未允協百姓或有愚無能為賊人驅迫而行原不能盡責以大義如係一時畏死過後即赴地方官投首或遇見大軍即釋仗跪求者自當在脅從罔治之列若既隨賊抗拒官兵敢於接仗即與賊無異及賊敗被獲誑稱逼脅豈可復為輕宥此等甘心從賊並非良善

其中豈無與王倫相類者若復容倖免將來藉端嘯
聚恐其勢更盛并不能如此時之易辦是縱賊復以
養賊實為非計何如就現在兵力辦理肅清俾嗣後
凛然不敢復犯乎總之臨陣被獲之犯斷不可稍為
姑息必當盡行駢誅即係徒手隨行並無抗拒實跡
者亦當分別發往伊犁烟瘴不宜復留内地或綠營
兵卒無用不能於陣上拏獲真賊妄以避賊奔逃平
民誣拏指賊一經訊明又當治以誣陷之罪不宜稍

有摸稜尤不可輕為開脫圖積隂功也周元理所釋之周振樂周振德陳玥三犯著再拘回確審並著交舒赫徳妥協辦理至村民紛紛有擒賊呈獻者此等實係良民自應予以獎賞良善則賞之奸宄則除之惟視其人之自取朕實無所容心舒赫徳等均當深體朕意至臨清新城衙署倉庫所在守衛理所宜然其舊城獨非臨清之城乎何以不為保禦守新城固屬有功其不守舊城豈能無過即云功過相抵亦必

據實聲明候朕核其輕重量予從寬斷不可顢頇了
事再舊城頗為富庶何以無文武員弁駐守並著舒
赫德查明具奏其舊城內居民舖户當賊至時或力
為抵拒或潛行避逃方為正理何至與賊相混而處
此等亦當查明分別辦理示以懲戒又昨據杜安邦
稱壽張城内被賊擾害時死者甚多並有不肯從賊
自盡者果爾甚可矜憫應查明量行予恤其堂邑從
教迎賊之男婦百餘則必當查確均行正法勿稍寛

有至白蓮教傳諭之處猶須逐一清查照例妥辦勿使復貽後患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髙晉曰昨據髙晉奏自老壩口起程馳赴徐屬防勦已有旨傳諭該督應至豐沛一帶交界處所督兵調度今據舒赫德等奏到九月二十三四等日於臨清舊城合兵圍勦追殺殲戮賊匪千餘惟逆首尚潛匿舊城内現在搜捕諒此釜底遊魂不難立就擒獲即其餘賊黨亦未必復能外

軼更不慮其遠竄南行高晉此時祇須飭令與東境連界之地方文武各官嚴密堵截以防逸賊踪跡該督即仍回老壩口會同吴嗣爵等趂此天氣晴和上緊堵築俾及早合龍以慰廑念至臨清一帶經逆匪擾害民人正當妥為綏輯舒赫德於勦平賊匪後即悉心料理善後事宜毋庸前往南河

同日舒赫德又奏言臣前奉

諭旨查詢惟一格圖肯退回東昌情形臣於二十三日

已刻到臨清即統兵進勦未暇辦及今於二十四
日辰刻傳集在營滿漢各將領將惟一格圖肯革
職拏問並宣示所奉
諭旨據供惟一世受
國恩身為領兵大員與賊接仗不能取勝已屬怯懦無
能又不能堅持効命竟爾退回東昌負
恩無耻莫此為甚唯求速正典刑並據格圖肯供身係
宗室恇怯不前從臨清脫回夏津以致兵散無耻

無能至此已極死亦不足蔽辜各等語臣當令
御前侍衛春寧同刑部司員塔琦帶赴營門即行正法
訖所有兗州鎮總兵員缺臣即遵
旨令副將葉信署理但葉信因守城日夜勞瘁現在患
病卧牀查有沂州營副將福昭在營暫令署理但
福昭才質中平似不勝任又德州駐防滿兵臣現
交青州副都統伍什布帶管其員缺並請
簡員補授至德州駐防中未回各兵現令伍什布詳細

嚴查具報核辦其惟一所帶綠營兵亦交徐績作

速查明一併辦理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曰葉信守城勞瘁以致患

病卧牀殊為可憫但其病是否因驚懼而得如莽阿

那之類即不足惜或實係積勞成疾調理尚可就痊

不當因其暫病不加擢用若竟艱於行動醫治不瘳

自難膺專閫重寄前據周元理奏中軍副將瑪爾清

阿督兵衝擊殺賊甚多已降旨遇有總兵缺出題奏

陞用著傳諭舒赫德如葉信實不能痊愈即奏明將瑪爾清阿補授兗州鎮總兵至德州城守尉員缺頗為緊要此時簡放未免需時前周元理奏遊擊武靈阿射中賊目頗為奮勇已交部以叅將陞補並著舒赫德看其人如果去得即一面傳旨將武靈阿補授德州城守尉一面奏聞倘不能勝任亦即據實具奏候朕另行簡放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嘉謨曰臨清賊氛已靖河道即

可速清所有未過臨清之糧船應及早催促南下著

傳諭嘉謨即速催令過閘遄行回次毋誤令冬明春

兌漕開幫限期並飭沿途文武官弁上緊催趲勿使

羈緩

山東按察使臣孫廷槐奏言本月十九日接奉

硃批諭以鎮靜民情為要仰蒙

皇上訓示諄諄臣當敬謹遵循辦理日內接東昌德州

等處文報賊衆自滋擾臨清被官兵施放鎗礮擊

覺數百人漸已膽落惟逆賊愍不畏死尚盤踞臨
清城外現在大學士舒赫德已於十三日到德州
日内即赴臨清各路官兵雲集
禁營勁旅亦不日全抵臨清從此兵力衆盛四面合
攻自可一舉殄滅俾無遺孽所有車輛馬匹撫臣
撥調驛道宋文錦前赴東昌就近籌備俱已辦有
就緒其火藥鉛子刀箭帳房等物臣嚴催各屬上
緊趕辦隨有隨解務使源源接濟足敷各路官兵

之用再撫臣檄調登州鎮兵六百名已於十五六等日陸續過省查自登州至東昌程途千有餘里臣恐兵丁馬匹行走疲乏豫飭沿途各州縣僱備車輛騾驢馬步各兵輪流乘坐俾兵力不疲一抵軍營即可出力接仗至省城為通省要地臣於四門添設員弁盤查奸匪每夜加緊巡邏小心防守城闕內外民情原屬寧帖近聞京兵前來勦賊更覺慰安近省各州縣亦俱寧靜臣謹凛遵

聖訓鎮靜民情不敢稍涉張皇亦不敢少疎防守自省
城至東昌德州各路商旅安行並無阻擾至離省
較遠之青登萊沂等府臣恐賊信遠播易駭聽聞
檄飭地方官留心查察不時馳報情形日内據先
後稟報調兵經過之地沿途並無驚擾奏入報
聞

丁丑

舒赫德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徐績奏言臣等連日

勦殺賊黨數已逾千放火燒燬賊居致斃者亦甚
衆而逆首王倫及有名頭目等尚未就擒因於現
獲各犯中嚴行訊究據供王倫現住城中汪姓大
宅臣等復令
乾清門侍衛伊琳委署翼長保倫侍衛音濟圖帶領
滿漢官兵一千二百名徑赴該處擒拏乃賊人跳
梁如故糾夥迎敵我兵鎗礮齊發賊度不能逃竄
復踞屋內死守墻壁堅固路徑逼窄官兵即放火

焚燒賊人上屋放鎗並飛擲瓦片又手執紅旗招呼匪黨我兵隨用鎗仰擊四面圍繞自辰至亥房屋俱燒燬倒塌並無一人竄出而王倫是否在內尚不能知又將續獲各犯及投出平民逐一細訊則又稱王倫住一大當鋪內因復添官兵數百名前往該處燒屋擒拏賊人等各出死力抵禦且有婦女用刀迎敵官兵奮勵直前殺入門內賊人抵拒甚力我兵更復鼓勇銳進見有衆匪環護一賊

用鎗擊斃視賊屍衣履與尋常賊犯不同因令現
獲匪賊識認僉云係王倫之弟最為用事者又我
兵在城搜勦時有一賊從屋頂跳下用刀扎人隨
經我兵用鎗擊朴傷重不能取供亦令夥犯認識
係陽穀縣人楊五賊中稱為朴刀元帥即行碎磔
示衆又有披髮騎馬手舞雙刀之婦人向官兵直
撲我兵用鎗擊斃復令衆匪識認有云即係所稱
無生聖母為王倫倚仗之人頗有邪術臣等思衆

說固未必盡確而以婦人能舞刀騎馬自係濟惡
要犯已將此婦及王倫之弟一併剉屍此時舊城
賊衆經官兵勦洗之外所存賊黨已屬有限惟踞
守堅壁之中死命困伏大半俱係有名賊目與賊
首王倫共爲苟延殘喘之計今王倫之弟既於該
處擊斃該匪自亦在內臣等仍督令官兵併力焚
攻所有逃竄路逕俱嚴密堵截四面層層圍佈今
早周元理又令副將瑪爾清阿帶兵六百名前來

應用臣等已令添駐舊城外正北一帶其舘陶至杏園一路又有何焻令總兵黄模及城守尉七十九帶兵千餘堵截不獨逆首王倫斷難喙走即助惡賊黨羽亦可不日勦盡再臣等昨進臨清新城察看舊城形勢見廢城地面周圍三四十里房屋稠密衚衕比連除大寺馬市街等處為賊盤踞外其餘平民居處其内者亦復不少兹二十四二十五兩日拏獲活口及自行投出者紛紛不止數千臣

等現擬分別辦理將實係賊黨或因傷重無可訊
問者即行正法有形跡服色可疑應行詳鞫者現
交軍機處司員會同地方官嚴刑訊問俟查辦明
白再行具奏其實係居民並未從賊之人亦交地
方官詳細查明即行省釋
臣等謹按順逆存亡之理昭彰不爽逆匪王倫
以內地齊民煽誘匪徒自外
王化至煩

天旅翦除前於開口河西等處已痛殲蟻衆乃猶糾夥跳梁踞屋死守思為困獸之鬬逮官兵奮勇直入逆犯之弟與平日所恃之朴刀楊五舞刀賊婦一朝俱碎磔剉屍逆黨隨即就擒伏法渠兇亦尋服冥誅此皆孽由自作實為覆載所不容矣

同日楊景素奏言臣於折橋之後值京兵與賊接仗恐匪逆敗潰仍有渡河滋擾之事因同正定鎮

萬朝興帶鎮標兵六百名亦即駐河西與賊匪所居臨清舊城相隔一水旋奉督臣周元理飭令副將瑪爾清阿挑選幹弁帶精兵六百名先渡河東赴大學士舒赫德處聽候派委會勦已令在東岸臨清舊城之北堵截其時清河道單功擢亦帶兵來會臣即在西岸派令遊擊都司三員帶兵三百餘名分布河西一帶河邊防堵不使一賊西渡又將臨清河東所有大小船隻盡挽泊西岸以防賊

人潛渡至二十四五等日賊衆被京兵連次擊敗之後即退回舊城賊黨皆畏懼潛逃又經舒赫德等督兵四面圍困晝夜焚殺現在賊匪並無橋船可以西渡情急跳河者甚多悉皆赤身空手臣等帶兵分列河邊遠則鎗擊箭射近則鉤搭生擒二十五日舒赫德等焚燒河東舊城禮拜寺之時賊衆跳水逃生者益衆臣等各帶官兵於沿河鎗箭齊發死於河內者約百餘人水中及登岸被擒者

二十三名俱解送周元理審究臣等正在分守西
岸要隘並將較遠之處分派弁兵沿河截殺間又
欽奉
諭旨飭臣帶兵屯劄河東督臣帶兵至臨清西岸相為
犄角益仰
聖慮周詳但查此刻副將瑪爾清阿業經帶兵六百名
駐劄河東距臣僅止五里臣所帶督鎮兩標之兵
除分派西岸沿河巡防截殺外所餘不及二百名

日內賊衆一破浮水逃逸者必多尚須督令擒拏截殺不使一人漏網俟周元理領兵到日臣即赴河東瑪爾清阿營中會同截勦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拉旺多爾濟阿思哈高晉周元理何煟徐績楊景素曰王倫罪大惡極必當明正刑誅以彰國憲若斃於鎗箭之下或焚死或自戕得免魚鱗碎磔尚覺其倖逃重罪不足以大快人心然亦必確有証據毫無疑竇否則未便輕為此言因

思舒赫德等昨奏賊人於官兵未到之前豫逃者約一二千人安知王倫不溷入其內故留賊黨在舊城抗拒官兵詭為賊首未動之形而潛已同衆竄逃亦事理所或有該處現獲賊犯內必有賊黨中切要之人及其有名賊目自應嚴刑跟究逆首實在蹤跡務即成擒觧京伏法豈可稍涉顢頇若辦理稍不切實萬一該犯未死竄入他處數年後又復糾聚滋擾則辦理必較此時更難益復不成事體此事所關甚大

從前班衮一案慶復李質粹成例具在此乃舒赫德
經手所辦之事知之最悉豈容或忘乎至鎗斃王倫
之弟既有認識者應詳訊其實係何名其弟凡尚有
幾人又所斃舞刀女賊係王倫何人因何同在教內
衆逆既稱為無生聖母又言其頗有邪術亦應訊問
識認之人究竟係何邪術黨中類此者尚有何人又
所殪楊五一犯賊既稱為扑刀元帥自係稍有技力
如此類者共有幾人亦須嚴究明確拏獲重處勿使

一人漏網又與王倫同惡相濟之梵和尚王經隆及孟姓賊目俱稱元帥且在首逆左右不離者尤為要賊何以官兵圍住汪姓大宅及當舖勦殺時並不見此數賊露面是否在内潛匿未出或混入一二千人中豫行遁逃俱不可不詳晰確查妥辦至所稱王倫之弟既在大當舖擊斃該匪自亦在内等語究係揣度之詞不足為據必須嚴訊活口取有確供庶可憑以緝捕然亦須察其情偽慎重辦之不可為黠賊狡

供所慮也至從舊城豫逃之一二千賊須有著落昨
拉旺多爾濟帶兵往村莊搜拏逸賊是否即係此項
曾經拏獲幾人何以昨甫出外搜賊今即回至營內
聯銜如此匆匆往返恐未得有實濟再拉旺多爾濟
前往捕賊何以阿思哈不與同行拉旺多爾濟騎射
嫺習殺賊勇往固屬所長但其年紀尚輕事未閱歷
遇有籌度賊情之處自不及阿思哈之練達朕派阿
思哈與拉旺多爾濟同往原因其久任封疆見事較

有主見可以助拉旺多爾濟所不及汎現在山東勦
捕賊匪之事固專責之舒赫德其次即阿思哈豈可
於追拏賊衆要務不同拉旺多爾濟前往究竟拉旺
多爾濟搜捕之賊曾獲若干其一二千人尚餘若干
均不可不核其實在數目舒赫德即查確奏覆並令
阿思哈明白回奏若此𧻝逃之一二千人即春寧音
濟圖等在塔灣所截之賊則據稱三次勦殺共賊五
六百人又奏善射手追擊五六十里射賊百餘人通

計不過六七百尚有一千三百餘人歸於何處現據楊景素奏官兵在西岸堵截見有浮水西逸之賊或用鎗打箭射鈎搭生擒所獲甚衆等語似即在此一千三百數内但就獲幾何該亦不過十分之一其餘又皆何往斷不可不按數核明勿使一名落空亦勿使一名得脫並當計其去路各處分堵近而直隸河南遠而江南所有與山東接壤之處均當一體防截勿使竄逸高晉周元理何煟各宜實力妥辦毋得稍

有僻忽至楊景素處所拏浮水之賊據奏已解周元理審究此等匪犯浮水之賊其為賊黨無疑必無良民肯隨賊溷竄之理周元理應審明從重究治不可稍存姑息至當鋪為賊人居住且其內什物俱為賊分給衆人而汪姓大宅并令賊踞為巢穴均不可不分晰查辦當鋪財物若係輸內商夥供賊用度并讓房屋與賊居住即屬賊黨均不可不置之於死其大宅汪姓自即前日杜安邦所供汪鄉紳者其人為誰

是否出仕在外抑安住在家或其先世有仕宦者相
沿稱之舒赫德等即速查明具奏若當鋪大宅俱被
賊搶佔將住鋪住屋之人戕害或行繫禁自當分別
矜免若賊將住店之人驅出而其人從賊隱忍不能
赴官稟首者雖無重罪亦當予以懲治其餘居民店
戶均當一律查明分別辦理舒赫德為朕信任大臣
因令專辦此事當以朕心為心慎之又慎不可稍自
貽誤即拏賊事畢亦應查辦賊所經行之城邑村莊

分別撫綏懲創之事並清查邪教來踪去跡以淨根

株方可回京復命勿急於完事稍致草率也

同日國泰奏言九月二十三日拏獲許文明到案

復究出恩縣人孔三即孔繼顏當即差幹弁拏獲

臣隨即嚴訊僉供學拳誦咒不諱訊係恩縣人李

萃傳授孔傳新孔傳新傳授伊姪孔三孔三傳授

許文明許文明傳授張倎張倎並未授徒臣復將

各犯隔別嚴訊是否壽張逆黨有無糾合接應之

處嚴加刑訊堅不承認搜察各犯家中並無叛逆
邪書但學拳誦咒轉相傳授又藏有鳥鎗等物即
屬不法日內大兵會勦逆賊不日盡殲邪教必須
窮究該犯等雖訊無接應逆黨情事但必俟獲有
正犯再加質審定擬庶可不致漏網已將張倎許
文明孔三等三犯飭交德州牢固監禁俟嚴拏李
萃到案再行質審以憑窮究羽黨務絕根株至應
付京兵事宜現在大兵俱駐臨清與德州相距甯

遠雖已派員沿途豫備但係臣專責自應親赴臨
清隨營料理今由恩縣高唐馳往就近催查趲辦
再臣前接准軍機處清字札知奉發火箭一千枝
飭令飛速解營應用今於二十三二十五等日先
後解到均已派員星速解赴臨清不致遲誤奏入
報
聞
同日周元理奏言臣於二十四日接舒赫德來字

即飛飭瑪爾清阿帶兵六百名前往聽舒赫德調

遣勦捕兹探聞該處各路官兵截殺賊衆無算並

有各處莊民紛紛擒賊呈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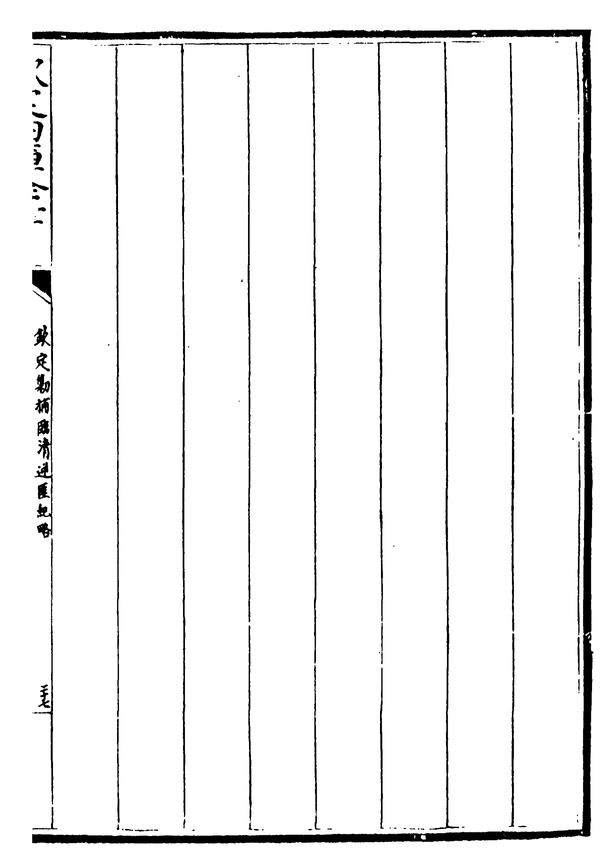
天兵所至立即蕩平現在臨清西岸有正定鎮萬朝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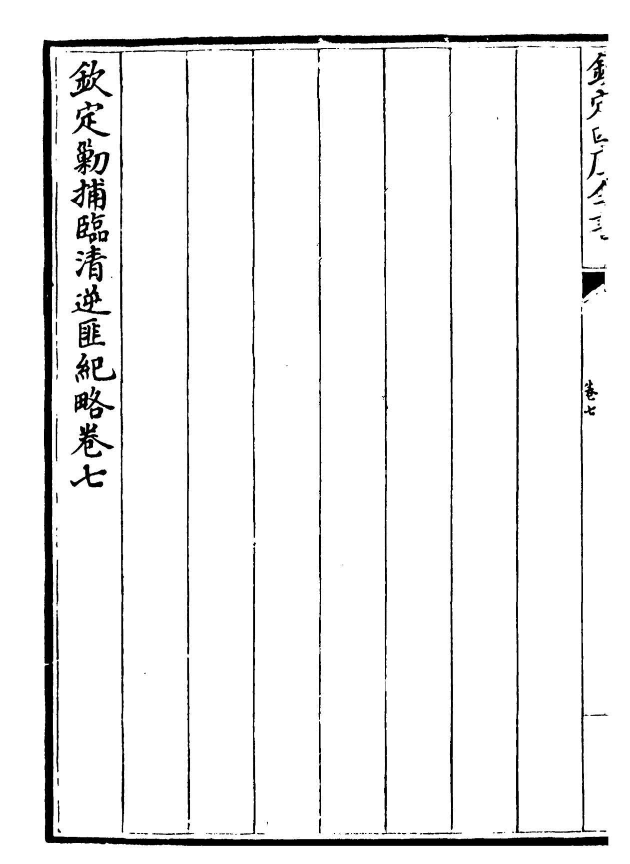
布政使楊景素清河道單功擢等督率官兵在沿

河一帶施架鎗礮無分疆界追拏逸賊不使渡河

潛竄奏入報

聞





欽定勦捕臨清逆匪紀略卷七

欽定勦捕臨清逆匪紀略卷八

戊寅

何㷳奏言本月二十五日接奉

上諭令臣等發兵與舒赫德等定期會勦查本月二十日臣在滑縣途次先已准山東撫臣徐績札稱定於二十四日會勦臣即於二十日馳抵内黃將現到滿漢官兵一千一百餘名派令河北鎮總兵黃

模城守尉七十九帶領前往臨清查內黃距臨清二百八十里臣限令三日準到現據該鎮等稟報已於二十三日到杏園又二十二日續到兵五百六十名臣即於二十三日派令叅將福昌阿帶領前往接應是日申刻接舒赫德札令從館陶一路堵截杏園一帶之賊適有續到之兵五百四十名即連夜令往館陶一路堵勦計三次共派撥滿漢官兵二千二百餘名因豫省各營路途遠近不等

所調之兵尚未到齊臣嚴檄飛催二十五日又有續到之兵臣即於二十六日親自帶領滿漢官兵八百名自內黃起程由大名府一路徑趨館陶杏園按應堵勦至內黃為豫省緊要邊界臣檄調南陽鎮總兵許時中前來駐守彈壓合併陳明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周元理何煟徐績曰據何煟奏調派總兵黃模等帶兵由內黃至館陶往堵杏園一帶之賊何煟亦帶兵前往

該處防截所辦頗為周密但官兵攻勦臨清舊城賊匪有豫行逃出者一二千人雖經春寧音濟圖等在塔灣追截殺賊六七百又經楊景素在西岸堵截浮水之賊擊射鈎擒百餘人此外尚有千餘賊俱作何著落且此奔竄之賊見楊景素所守河岸不能逃出或循東岸南竄館陶冠莘等縣或泗而西由邱縣一路奔逃此皆何愲所派河南協勦弁兵經行之地著諭令設法捕戮并將楊景素摺抄寄閱看令其仿照

妥辦再舒赫德前摺所稱扯旺多爾濟帶兵前往四
處村莊搜殺奔逃賊衆之語自即係捕此豫逃之賊
但曾否拏獲幾人扯旺多爾濟因何即回至臨清其
賊作何著落均未見舒赫德奏及至舒赫德初到臨
清派春寧音濟圖帶領東三省善射手擊勦羣賊甚
多尚有滿洲勇壯氣概而在臨清舊城圍捕逆賊以
來則並未見有出色之處即使大宅壁牆賊衆聚守
其內究非賊番石碉可比金川之碉阿桂尚能連奪

此等釜底游魂一牆拒隔何竟聽其自斃雖所殺逆
匪内如王倫之弟及扑刀楊五舞刀女賊稍有名目
而首犯王倫及緊要賊黨如王經隆梵和尚及孟姓
等尚皆藏匿豈有此等兇徒肯束手就斃之理或逆
首等自知罪大惡極為國法所不容兾免碎磔之苦
情急自戕亦情事所有但須有屍軀足據衆耳衆目
可以共相指信萬一草率完局逆犯等竄身潛匿數
年後復出而聚衆滋患舒赫德能當此重戾乎至逆

犯等眷口是否俱在汪姓大宅及大當鋪兩處均應
就現獲活口訊明若有在別處者即當速拏到案盡
法處治至賊匪隨行之車甚多有云數百輛并有云
千餘者今掃蕩賊氛此等車輛作何著落前奏僅云
搶獲騾馬無算而不言車輛所在且既有賊聞我兵
聲勢豫行逃竄者約有一二千人之語則逆犯王倫
等安知不涸跡在內同衆逃竄又前日瑪爾清阿截
殺過橋之賊其擊斃之楊壘即係賊總兵可見奔逃

者非盡無名目即如党家店係王倫所居張四孤莊為王經隆所居二十八夜從此兩村起事自係賊首等窩巢或此時竄歸潛匿亦未可定何不派兵數百前往搜查但須令勇幹大員帶往切不可為打草驚蛇之事至賊人既已逃散非若羣聚搶掠時之有蹤可指或南或北四散奔逃尤難物色現在周元理何煟俱在東省其選派弁兵嚴速緝捕固不待言恐其或沿河而南隻身竄逸則豐沛與山東接壤之地昌晉

亦當嚴密盤詰勿視為海捕具文現在雖賊氛已熄而渠魁要犯未獲舒赫德非不經事之人朕之秉公無私從不看人顏面當所深知能不敬懼乎至舒赫德將舊城之賊辦畢即應查舊城居民店户其兵到時即行投出者毋罪或竟從賊始終抗拒則罪無可赦或脅從而未投首者亦當問遣其或官兵一到跪出投首及賊初至時先行逃避者自可免議此等均須逐一確查分別妥辦其堂邑跪迎賊衆之男婦百

餘人實為可惡必須查明為首倡約者十數人立時正法餘皆發遣伊犁烏嚕木齊黑龍江等處兵丁為奴至臨清新城百姓同文武官員保護城池實屬良民能知大義甚屬可嘉著舒赫德令徐績據實確查在城各戶明春酌量蠲免正供以示嘉獎至惟一所帶之緑營兵及格圖肯所帶之駐防兵臨陣潰逃罪難輕恕今惟一格圖肯業經正法同逃之兵豈可不行嚴究著即查明十二日臨清城外首先倡逃之駐

防綠營兵丁各十餘人即正法示衆其餘已潰者亦
當查明發往伊犂等處兵丁為奴勿稍輕縱此等皆
係善後事宜舒赫德俟捕賊之事一完即速逐條妥
辦至現在所獲賊犯内應擇其有名賊目先行嚴究
王倫等因何起釁根由及同黨正賊約有若干頭目
有名稱者若干有無僭稱偽號經過縣邑村落如何
搶掠殺害情形及緊要正犯内殲斃若干現獲若干
并首黨要犯之家口作何從重懲處即逐一詳晰具

奏至王倫等所倡邪教煽惑甚衆其傳播之處諒亦不少直隸河南俱係鄰境自不能免其山東邪教源委著舒赫德於勦賊事畢徹底妥協清查勿使再留遺孽其直隸河南交周元理何煟各令詳細稽查毋任萌芽復發再生事端

臣等謹按官兵勦捕逆匪其首惡要犯俱已圍截臨清舊城無異釜魚阱獸而楊景素近控西岸周元理遥扼油坊何煟等分堵杏園一帶層

層佈置蟻衆更無從他軼乃
睿算周詳恐賊匪或徑循東岸逌至冠莘或泗水渡河
奔往邱縣並
敕豫省協勦將弁嚴為之防仍虞其四散潰逸沿河而
南竄入豐沛境內則
諭高晉於徐州與山東接壤處所派兵詰捕真不啻罘
野周阹徼遮剿詘宜賊黨悉就擒誅無能倖脫
法網也

同日周元理奏言據萬朝興楊景素瑪爾清阿派各營員弁獲賊匪並地方文武續弁逸匪共三十一名先後解送到臣隨提犯逐一嚴加究訊內王全朱國祥吳大名陳讓范玉成楊起韓魁等七犯俱從賊入夥沿路搶劫殺人放火攻打城池抗拒官兵當令各犯互相質証委係助逆之犯均屬罪大惡極未便稍稽顯戮隨將該犯等綁赴市曹凌遲處死梟示訖其餘劉有德初昌時宋金王夫

趙雨孟士信于文煥孫柱孫興尹士俊李萬倉李萬良孫六王子亮劉天成常天生張有年劉元達李大庸十九名又幼孩韓志發于二小王江王三闞狗五名反復究詰實係臨清州民人賊入舊城內强令剉草磨麵責飯不從即殺防守甚嚴不使外出並未隨同拒敵官兵因聞大兵合集圍勦乘勢逸出並民人潛出逃命被獲嚴訊之下委屬被脅逃出鄉愚毫無遁飾臣即欽遵

諭旨釋放事平後押回臨清州安插復業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周元理何煟曰周元理奏審訊拏獲賊匪請將劉有德等釋放復業所辦甚屬錯謬此等賊犯俱係隨賊同行為之剷草磨麪煑飯甘心執役與賊何異豈可妄行開脫此內如幼孩五名年未及歲或隨其父兄同走童稚無知尚可寬釋至劉有德等十九犯即以尋常盜案而論亦當減等遣發不得僅予省釋豈有辦理逆案轉不若盜案乎

朕非不愛百姓必欲從嚴但小民蒙國家休養生息一百二十餘年厚澤深仁淪肌浹髓豈宜有從賊抗拒之事此皆奸頑自取其罪實不能為之曲宥周元理何尚欲行其煦煦之私乎況周元理所辦凌遲七犯何故擬以重罪其釋放之十九犯又何故從輕亦未據詳晰聲叙著傳諭周元理即將所放各犯仍速拘回訊取確供另行從重辦理並傳旨嚴行申飭令其明白回奏至舒赫德現有查辦從賊各犯之事何

猬防勦逸賊查辦邪教均當以周元理為戒也

己卯

舒赫德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徐績奏言臣等於二十六日帶領官兵親赴舊城督兵勦捕居民房屋鱗次櫛比垣墉俱極高厚㴑緣臨清為南北水陸衝途商賈輻輳人民蕃庶所以馬市街鈔關大街及大寺一帶所有民房皆堅壁峭牆以禦盜賊水火逆匪一至臨清即與黨羽盤踞各宅南北兩街

週圍五六里街道偪窄門戶叢雜其中間小巷多
至百十處縱橫相錯只容單人行走不能旋馬其
路徑復處處可通賊等因得藉以藏身為苟延旦
夕之計 臣等隨督令官兵就賊所佔一帶房屋一
面放火焚燒一面仍分頭奮進賊匪情急到處直
前迎撲復上屋拋擲磚瓦並手執紅旗招呼黨類
各持大刀長槍等械抗拒經我兵礮轟鎗擊殲戮
千餘賊復逃入屋內不出侍衛音濟圖探得王倫

確實住處帶前鋒綳阿爾圖等直入屋内將王倫擒住正在捆縛間兩廂突出十數賊一擁至前槍戳刀砍音濟圖猝不及備身受刀傷羣賊即將王倫奪去其綳阿爾圖塔堪保凖得保色楞萬挺額爾登保色爾固美烏爾固爾濟等八人同時亦俱受傷是時天色已晚即飛遣春寧帶兵百名前往代音濟圖統率官兵堵截各口以防賊人夜逸二十七日黎明挑選勇壯滿兵四十名綠營兵八十

名令侍衛巴圖保叅將王普分領將火箭鳥鎗先
設屋上以防賊人救援徑入屋內擒捉而王倫所
居樓房已被火延燒並無匪首蹤跡此宅屋宇深
邃房間甚多逐處挨查并於近處分路摟捕所遇
皆零星賊匪隨時殲殺共一二百人亦尚無王倫
下落計自二十三日進攻以來廠城內西北隅房
屋燒燬及半至所殺屍身填塞街巷人馬行走幾
無駐足之處沿河一帶浮屍滿岸其巷內賊人車

輛半皆焚毀牛騾倒斃甚多看此城内光景賊黨實已掃淨惟賊首未獲終難蕆事酉刻據那木札爾拏獲賊人楊佩係王倫乾兒據供王倫所住樓上火起時我即乘空逃出王倫及伊母伊妻并兩弟同梵和尚俱仍在一處王倫說就在這裏燒死我是不出去的所有在王倫一處之人亦俱是離不開的這幾時王倫飲食俱不能得只是哭泣王倫出來打仗時手上中傷馬眼被鎗打壞手下親

隨之人亦俱散盡等語計逆酋除困守待死之外

諒不過於所佔各店屋內潛伏偷生臣等定於明

日帶現有官兵并添派直隸兵五百名共計三千

餘人四面分路挨屋搜擒以期必獲倘被火燒死

亦必尋覓屍身斷不敢稍有含混謹先將兩日搜

捕情形奏

聞餘俟辦理明確再行馳奏

同日何熠奏言本月二十六日午刻在直隸大名

府途次據河北鎮總兵黃模城守尉七十九禀稱
職等帶滿漢官兵於二十三日至杏園二十四日
五鼓起身督令官兵直抵臨清飭令沿途留心查
拏逃出之賊行至離臨清十餘里竟有賊匪逃竄
西行者隨率官兵立時擒拏而賊匪竟敢持械拒
捕被官兵殺死者二名生擒者十一名内亦有穿
黃色紅紬衫褲束黃紅色帶者及抵臨清西南之
土城隨一面於運河閘口用杉木棚架督令官兵

扒過用鎗礮一齊攻擊賊匪有被鎗礮打死者更有由河浮水而逃亦被鎗礮打死水中者現在親督官兵於緊要閘口堵勦務盡根株不留餘孽等情臣飭該鎮將所獲生口解赴大學士舒赫德處查辦謹繕摺由驛馳遞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周元理何熠曰舒赫德等奏逆匪王倫已被音濟圖擒住復被羣賊搶去實為可恨可惜音濟圖此次頗屬奮

勉著仍賞給頭等侍衛及副都統銜並與綳阿爾圖等八人各賞銀一百兩但音濟圖搜捕王倫時止帶綳阿爾圖等八人前往人數本覺太少彼時若選勇壯數十人同往在院内堵截則兩廂之賊何由得出舒赫德何以不早為調度及此此時自以搜捕王倫為要務巴圖保等入屋時王倫已無蹤跡或先竄匿別處亦未可知自當上緊擒拏毋使稍誅漏網據稱賊首未獲終難蕆事並不敢稍有含混等語覽之畧

為放心朕前日見舒赫德奏到勦捕賊首一事恐其
欲遷就完事甚以為慮即於舒赫德亦大有關係因
舉班衮事明切申諭令其引以為戒今舒赫德於未
奉朕旨之前所奏實力搜捕賊首不肯草率朦混處
與朕意適相合是舒赫德胸中尚有主宰可不致於
舛誤惟當倍加努力務獲真賊據楊佩供王倫及其
母妻兩弟梵和尚等俱在一處等語逆匪尚聚有數
人且攜眷屬其轉移易於知覺無難躡捕而婦女逃

竄更不若男賊之便易尤不慮其軼出重圍又供王倫說就在這裏燒死是不出去的之語或係逆匪狡計詭為此言遺楊佩外出傳說兾官兵信而不疑守株坐待逆匪便思潛踪狡脫亦未可知舒赫德斷不可為其所愚至該處牆壁雖稱堅厚究係尋常房屋搜覔尚非難事況楊佩供王倫近日飲食俱不能得自難久為抵抗即或拚死拒守亦當設法搜擒至火攻一事初圍時用之原可得利今賊人困守宅舍之

内惟宜計取力擒牆堅可以鎗礮轟摧屋多可以分兵掩捕若復用火攻轉致戝屍混淆難辨尤屬非宜舒赫德於此不可不慎又據何煟奏總兵黃模等於二十四日在臨清十餘里外追剿逃竄西行逆匪之事所報殊未明晰黃模所遇見之賊共有若干其未獲者又逃往何處黃模曾否親往追擒有無弋獲均未詳晰聲叙何煟既派該鎮助勦賊匪即當授以機宜何竟聽其冒昧前往漫無措置乎並著何煟明白

覆奏至二十四日舒赫徳已在臨清集兵攻剿並據
奏賊敗後仍追入舊城則閘口土城等處安得有存
留之賊為黄槟擒殺此事亦著交舒赫徳查奏至賊
匪雖屢經殲剿而豫行逸出未經就獲者不少況前
此被殪之楊壘即係逆匪偽總兵恐有類此兔脫者
尤不可不留心查緝一經捕得即訊明正法毋稍寛
縱此等近則直隸遠則河南藏名匿跡冀避刑誅亦
事所必有此乃周元理何煟專責務須挨查密緝勿

容稍有餘孽若根株不淨數年復有嘯聚滋擾之事咎有攸歸是養癰縱寇不獨貽害地方實周元理何煟自貽患也凜之慎之再據稱所獲賊犯內有束紅黃色帶者此等自係要犯如尚未正法著何煟訊明最要之犯遴派妥幹員弁解京候訊將此傳諭知之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阿思哈徐績曰閱舒赫德奏報近日勦捕賊匪之事係舒赫德一人經理而阿思哈徐績並無所辦殊不可解朕派阿思哈同拉

旺多爾濟帶兵前往原因拉旺多爾濟騎射嫻習殺賊勇往自屬可恃而籌度賊情則非拉旺多爾濟所長自須阿思哈同往調度前此拉旺多爾濟帶兵搜捕各村之賊阿思哈不與同行已屬非是因傳旨嚴飭並令明白回奏朕非因拉旺多爾濟係額駙稍為護庇而因材器使實不肯責人以所不能若係福隆安領兵在彼則非拉旺多爾濟可比一切調度彼皆能之倘亦如阿思哈之安坐臨清則其獲戾較阿思

哈吏大朕又豈肯因其額駙而貸之乎況由京派往之人如春寧等原以備舒赫德驅遣指揮即拉旺多爾濟欲其歷練成材亦應聽舒赫德調度至阿思哈係軍機大臣奉差前往舒赫德而下諸事伊當分任豈亦待舒赫德稽辦乎再著阿思哈明白回奏至徐績係山東巡撫各處地方皆其責任凡屬偏僻村落稍有一二賊藏匿亦其干係今舒赫德現在稽兵擒捕賊首徐績即應親赴各村莊搜拏逆賊毋令竄跡

稽誅此乃分内應辦之事無可推諉即邪教傳播之處徐績亦應加意訪查勿存萌孽而被賊擾害之區並當酌為綏輯以安善良庶不負封疆職守況徐績在山東不能經理地方察詰奸宄致有邪教糾衆滋擾之事其罪已無可寛今尚不思黽勉自効實不知其欲自取何罪也徐績著傳旨嚴行申飭並著明白回奏併諭舒赫德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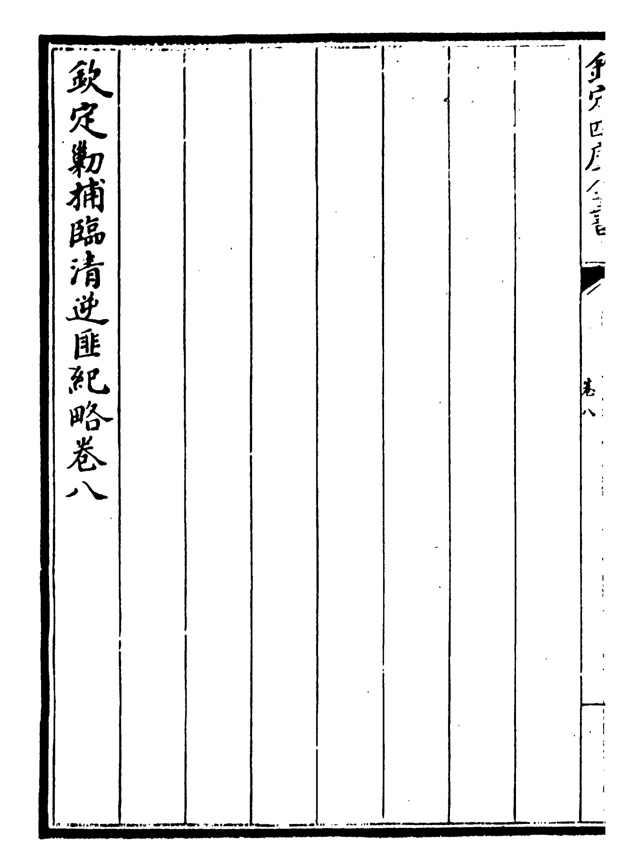
庚辰

國泰奏言臣於九月二十六日傍晚遄抵恩縣查
詢許文明供出之教師李萃據該縣知縣黃栻面
稟日前因賊黨蔓延訪知縣民李萃并有郭景順
褚文俱係學習拳棒之人隨即密拏到縣嚴加刑
訊李萃郭景順俱已監斃現有褚文及李萃之弟
李照李智妻董氏可訊等語當即提犯嚴訊據褚
文李照等供稱李萃邪教傳自臨清李浩然八月
二十日李浩然曾到恩縣指引李萃接應嗣因李

萃身死糾合無人等供復分遣員弁前赴李萃家中搜出刀劍二把綾軸一副語句含混可疑軸內姓內恐係羽黨亦交恩縣一併查拏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國泰曰恩縣知縣黃栻所訪之邪教李萃郭景順二犯業已監斃亦係其自作之孽該縣以案犯重大求供過急刑訊後斃於獄中亦可無庸置議其查出李萃家綾軸詩句以為隱語亦可以為常言俚句亦可似非此案緊要關鍵如執

此究詰轉不能得有實據惟應將案內各犯嚴行鞫訊務得邪教傳播根源勿任狡飾擇其關係緊要情節重大人犯派妥員管押解京訊究其餘案內實有干碍之人並當從重究治毋稍姑息然亦不得節外株連將此傳諭國泰並令舒赫德知之



欽定勦捕臨清逆匪紀略卷八

欽定勦捕臨清逆匪紀略卷九

冬十月辛巳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徳曰音濟圖前在四川軍營不能奮勉是以將伊頭等侍衛並副都統銜革去降為二等侍衛今勦捕山東逆賊一案音濟圖直入王倫樓屋縛擒猝被賊衆用刀砍傷甚屬奮勉出力音濟圖著加恩復為頭等侍衛並賞給副都統職銜绷

阿爾圖塔堪保準得保色楞萬挺額爾登保保色爾固美烏爾固爾濟等八人協同入賊住房擒捕王倫致各受傷亦甚可憫著加恩同音濟圖各賞銀一百兩即著舒赫德傳旨賞給其受傷陣亡之人并著查明送部照例議䘏

同日姚立德徐績奏言前奉

諭旨查詢館陶縣知縣係屬何人先將姓名奏聞臣等查現任館陶縣知縣係陳培敬廣東舉人俟事竣

後臣徐績遵
旨給咨送部引
見又臣徐績於二十一日接奉
諭旨本年考試武闈令學臣李中簡辦理其外場監箭
令登州鎮臣夏攀龍辦理今新任登州鎮臣李奉
堯已於二十八日到省臣徐績已遵
旨移令李奉堯接辦又臣等於二十四日接奉
諭旨閘口之賊勦退即督回空各幫糧船銜尾前進臣

姚立德查臨清州運河即在舊城之内目下舊城
賊匪將淨閘口清楚回空漕艘已可遄行臣等一
面知會嘉謨督押回空南下一面嚴飭沿河文武
員弁加緊協催俾各幫及早抵次受兑奏入報
聞
同日國泰奏言臣於二十六日晚行抵恩縣二十
七日聞高唐州拏獲逸賊王四一名供係王經隆
之子即拘提到案嚴訊據供年二十五歲是堂邑

縣人父王經隆行教已七八年小的在賊營當頭目手下管有一百多人賊首是王倫長鬚年四十餘歲自張四孤莊起事到壽張陽穀堂邑及在柳林打仗小的皆在內的二十五日在臨清打仗見官兵人多勢盛即騎馬向東逃走到高唐州地方被人拏住等語臣查王四已被高唐州割斷腿筋復經疊次嚴訊氣息奄然恐逃顯戮訊明之後即於德州正法梟示奏入報

聞

同日舒赫德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徐績奏言自二十三日會勦賊匪以來以逆首王倫及有名黨目未就擒縳每日督率官兵自朝至暮分頭搜捕逐户嚴查下極地窨水溝無不遍加尋覓竟有匪黨藏匿其内連日生擒殺死者無數并自行焚縊者亦到處皆有俱無王倫蹤跡二十九日經侍衛巴圖保探得王倫仍在汪宅大樓後之小樓經巴圖

保帶兵徑往擒住訊問之下該犯自認王倫及令各獲犯識認則稱係賊營偽元帥孟燦又遊擊剛塔見汪宅被焚時樓房之傍緊貼一樓有數人在內中間一人正坐穿紫色袍面有長鬚疑係王倫因樓房甚高又無梯可上遂帶兵圍住喝令下樓此賊總置不理自上拋擲磚瓦官兵用鎗打擊即將樓門緊閉官兵見四面有燒剩頹垣可登一時齊上欲跳上賊人所居之樓拆毀擒捉忽見樓內

火起有七八人從窻間跳出俱經拏獲中有一人訊係王聖如即張四孤莊起事之王經隆據稱與王倫同在一處曾勸令下樓王倫不肯等語適刻樓板被焚墮下一賊訊係王經隆之姪孫王峻愛亦稱王倫尚死守樓上等語同時又有一人告說和尚梵偉偽元帥吳清林二犯藏匿一處臣等即令青州副都統伍什布帶兵前往立皆拏獲而賊營中元帥閻吉仁宣行李旺王倫之弟王樸俱經

官兵等搜擒解送前來臣等查首犯王倫雖據王
經隆等供稱情急自焚然係賊黨所供殊難憑信
臣等現在一面刨驗屍骸一面仍嚴加搜緝總期
必得逆首實在下落不敢稍存將就完事之見所
有現獲之孟燦王經隆梵偉閻吉仁吳清林李旺
王樸等俱係賊中有名要犯相應遵
旨派侍衛那木札爾伊林委署參領海齡帶滿兵五十
名迅速解京備訊至所獲王倫之眷族義子及小

頭目等頗多現在逐一清查如有應行解京者另

行押解

同日舒赫德又奏言臣與徐績向未識面此次承

命赴東會勦逆匪屢奉

諭旨令臣察訪徐績居官若何密行具奏臣到德州後

時時留心體訪細察百姓情形雖未聞其感激愛

戴亦並無怨恨之語嗣至臨清面晤見其人頗粗

直無浮薄緣飾習氣其才亦尚能辦事惟於匪類

滋事一案事前失於覺察事後過涉張皇實屬辦
理不善此次逆匪擾害如壽張陽穀堂邑三縣皆
遭殘破而臨清舊庚之區竟成一片荒壤正須安
撫整頓若將徐績即行治罪誠如
聖訓恐易長奸民之智而東省又失一熟手巡撫臣現
在隨時察看如徐績不知感奮自効難以復留定
即據實叅奏不敢稍有徇隱
同日侍郎高樸袁守侗覆奏帶同給事中李漱芳

御史范宜賓至盧溝橋一帶查訪並無截留灾民不令過橋之事又由黄村東壩等處遍查亦無灾民在彼存聚周行二百三十餘里與該科道所見相同一摺奏入

上諭內閣曰山東奸民王倫等糾衆不法一案其滋擾壽張等處雖事起倉猝而倡興白蓮邪教煽誘多人已非一日徐績身為巡撫地方是其職守乃於邪教惑衆之犯平時置若罔聞釀成事變及逆犯連擾三

縣劫庫戕官又存畏怯毫無措置追統兵捕賊被圍

於臨清城南若非惟一引兵救援幾致為賊所害更

復成何事體似此庸懦無能本應罷斥治罪但奸民

敢作不靖若因此罷一巡撫恐長奸民之智是以仍

留徐績在任冀其奮勉自効然料其事斷非徐績及

綠營無用之兵所能辦因派滿洲勁旅前往並命大

學士舒赫德往彼調度舒赫德至臨清舊城督率將

士奮勇勦捕賊黨其最要黨犯如王經隆孟燦和尚

梵偉及王倫之弟王樸及有名賊目閻吉仁吳清林
李旺等俱已就擒雖據供王倫在樓自焚而舒赫德
以賊供不足憑信現仍派兵儘力搜緝逆賊若果尚
未死自難潛蹤但京兵未至臨清以前即有賊一二
千豫行逃竄雖經音濟圖截殺五六百追殺百餘又經
楊景素在河西堵截鎗殲箭斃計二百餘生擒百人
通計未獲之賊尚有千餘現俱逃往何處必須切實
跟究實有下落方能完事阿思哈在彼未回拉旺多

爾濟前往各村搜捉逸賊致賊零星竄匿阿思哈不
能辭咎然較徐績尚輕至徐績以本省巡撫勦擊逆
賊乃其專責當賊匪窮竄之時理應帶兵追捕思贖
前愆況舊城暫兵勦賊之事舒赫德辦理已屬裕如
徐績實無可襄助之處乃安坐臨清若視弩賊為非
伊分內事實不稱封疆之寄朕亦不能為之再姑容
矣又據舒赫德奏審訊賊黨孟燦等究其起事之由
據供因年歲歉收地方官妄行額外加徵以致激變

等語賊供實不足據此必逆匪等自捣叛逆罪重揑造此言冀以能免且其說流傳四布以致無知之李潡芳撫拾入告妄云饑民聚衆滋事獨不思朕臨御三十九年遇有水旱偏災不惜帑金蠲賑並酌予緩徵帶徵俾紓民力若雨暘稍或不時必多方詢問以通民隱何至有窮黎無告之事即或一州一縣諱飾災祲原可赴該上司呈籲或上司仍置不辦並可赴京於部院衙門控訴何患壅不上聞今既為叛逆亂

民即果係饑寒所迫亦難輕減況其說造自賊口本
屬誕妄李溆芳何不察情理轉爲亂民設說尚可謂
之人類乎所云額外加徵之語無論年歲豐歉皆不
應有朕屢飭督撫等實心察吏若劣員果有額外加
徵之事徐績徇匿不辦即當重治其罪尤難輕恕朕
惟以愛民為念即其說本無稽既有所聞亦不可不
徹底查究且歉收加派均無難逐一稽考著舒赫德
同新任巡撫楊景素即行詳細確查據實覆奏徐績

著解任交與舒赫德差遣効力再降諭旨山東巡撫員缺即著楊景素補授楊景素不必來京請訓即在彼隨舒赫德查辦歛收加派虛實並實力搜捕逆賊毋任一人漏網至李漱芳於壽張奸民一事外并稱聞近京一帶亦有饑民扶老攜幼遷徙逃亡地方官著人於盧溝橋攔住不令過橋北上之語彼時即曾查詢並無其事且此等貧民多有紛紛出口覓親就食者若盧溝橋有攔阻之事伊等何由得出古北口

況日前因周元理奏辦偏灾賑借之事諭撥通倉米十萬石備用是直隸地方並未遇灾也乃范宜賓復踵其說謂黄村東壩盧溝橋等處窮民挈眷覔食者甚多皆因橋上不令放過以致散處乞食等語果爾殊不成事則周元理亦當有罪矣因特派侍郎高樸袁守侗帶同范宜賓李漱芳前往各處查看今據覆奏並未見有乞食流民該御史等所言全無憑據詰之范宜賓李漱芳惟稱本屬風聞等語科道風聞言

事原所不禁但既聞之後亦須覆加體訪得實再行
入奏豈可肆意妄言范宜賓屢請加廠專為沽名取悅
之事已屬不堪而李漱芳之代奸民解說其心術尤
不可問本應各治其罪但念其所言關係民事朕豈
肯以此責備言官轉令無識之徒藉為口實設各省
遇有水旱督撫諱灾而言官又不以告則所繫者甚
大朕不肯為也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臣等謹按歲歉加徵以致激變之說出自逆匪

妄行傳播冀免刑誅言官不加審察遽形奏牘
實則逆黨起釁有由而轉徙流亡毫無影響向
後遵
旨訪查實無激變之事奸匪既無詞可藉而良民咸得
自安所以不旬日間亂弭而民志定歟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赫德阿思哈楊景素曰首犯王
倫無實在下落雖訊據王經隆供有曾勸王倫不肯
下樓及王峻愛供王倫尚死守樓上等語賊匪狡詐

百出所供實不足憑舒赫德不肯含糊將就完事深得大臣實心任事之道至王倫眷族義子及小頭目等頗多王倫母妻是否在內應行確查具奏其義子及小頭等情罪均屬重大當詳加嚴訊應解京者即委員妥速押解其餘即於地方處決至國泰所奏高唐州獲賊王四供係王經隆之子二十五日在臨清州打仗逃走可見臨清尚有逸出之賊不可不及早搜捕致留餘孽楊景素已補授山東巡撫其辦事自

勝於徐績所有善後事宜及應查辦之事即著隨同
安協辦理至直隸河南現有周元理何煟帶兵防截
且據楊景素屢次所奏賊匪並無過河之人是羣賊
竄匿只在山東境内楊景素務當設法盡力搜擒毋
使逸賊一名漏網以副委任至意
同日舒赫德又奏言 臣接奉
諭旨隨傳葉信到來見其面色較前已好惟兩腿尚腫
行動起跪未能照常兼患氣喘尚須調養該員亦自

稱再加調理可望復元等語臣查葉信漢仗人材雖不能出色尚可為中等總兵惟此時兖州鎮甚屬緊要葉信病尚未痊愈刻下恐未能即得其力且查副將衙門向在舊城葉信於九月初三日經撫臣徐績調赴壽張勦賊嗣聞堂邑有失逼近臨清即於初五日帶兵趕回而賊於初七日始擾臨清葉信回時因舊城傾圮太甚竟棄之而專守新城亦屬未合目下兖州鎮員缺未便久懸臣已遵

旨令瑪爾清阿補授令其統率山東弁兵至武靈阿臣
素知向在西路出兵行走尚好人亦明白今此次
西岸堵禦更能射中賊目洵為得力之員臣亦已
傳
旨令其補授德州城守尉帶領德州駐防滿兵理合奏
聞奏入
上諭内閣曰山東壽張奸民聚衆滋擾一事兖州鎮惟
一德州城守尉格圖肯各帶本標緑營及駐防滿兵

前往勦捕惟一初於鄧家莊遇賊時因徐績被圍帶兵救出朕即加恩賞戴花翎以示奬勵及在臨清城外惟一格圖肯與賊打仗經賊衆衝突既不能約束兵丁勿令輕動並不知馳入新城協同守禦乃竟畏葸不前退回東昌臨陣退避實為軍法所不宥因降旨令舒赫徳將惟一格圖肯即在彼處傳旨革職拏問訊明情節於營前正法示衆所有兖州鎮總兵即著在臨清西岸奮勇殺賊之瑪爾清阿補授徳州城

守尉即著射中賊目之武靈阿補授朕於臣工功罪惟視其自取從不稍存成見況事關軍務賞罰必信紀律綦重尤不肯絲毫假借將此道諭中外知之

臣等謹按賞功誅罪貴乎不爽權衡而在師中為尤甚惟一格圖肯遇賊畏葸退避不前業經

傳

旨訊明正法不稍寬貸而兗州鎮德州城守尉二缺即以奮勇出力之瑪爾清阿武靈阿補授悉視其

人之自取

恩威並用功罪昭然使承

命者倍知感凛且仰見

聖明大公至正之心云

上又諭內閣曰臨清協副將葉信於賊匪攻擾臨清新

城時協同德州參將烏大經署知州秦震鈞守禦殺

賊頗為出力是以降旨加銜以示鼓勵臨清新城衙

署倉庫所在守衛理所宜然但舊城獨非臨清之城

乎況其地頗富庶何以不行保禦竟致逆賊得以佔
踞擾害則葉信不但無功抑且罪有應得但念其守
護新城究有微勞姑免一死葉信著革職拏問朕於
臣下功過必期輕重分明從不肯顢頇混過如守禦
臨清新城在調赴協防之叅將烏大經及署知州秦
震鈞可謂有功而副將葉信係舊城專駐大員乃棄
而不顧其守新城之功不能抵其棄舊城之罪予奪
權衡一秉大公至正朕實無所容心於其間也將此

道諭知之

同日周元理奏言查現在臨清勦捕之事將竣臣即於九月二十九日辰刻馳回故城查審續獲各犯恪遵

聖訓從重嚴辦所有

敕交臣查辦邪教各案亦必嚴密搜拏以盡根株斷不敢稍存姑息再臣前所請從寬各犯尚在羈禁俱未釋放今臣遵

旨將周振樂等三犯解京其劉有德等及幼孩各犯即

行訊取確供另行辦理理合遵

旨先行奏覆奏入報

聞

上諭內閣曰楊景素昨已降旨補授山東巡撫令其不

必來京請訓即在東省搜查逆賊餘黨並隨舒赫德

辦理善後諸事所有直東交界處所查拏逆賊周元

理現在該處自應妥速緝擒勿使漏網仍俟辦畢歸

逐將直屬應行查辦之事切實經理再行回省至天津河間等屬有應辦災賑事宜前經降旨撥運通倉米十萬石以資賑濟必須大員實力董辦單功擢已陞授藩司伊在東省並無專辦之事著即回直省辦理地方賑務俾偏災之地貧黎早遂安恬以副軫念該部即遵諭行

同日舒赫德拉旺多爾濟阿思哈徐績奏言查逆首王倫雖經遊擊剛塔往捕見其在汪宅小樓上

坐忽然樓屋火起焚燒並訊據賊目王經隆亦堅稱王倫實在被焚等語但臣等念王倫即使自焚檢驗枯骸甚難憑信必得該犯有隨身附帶不能燒化之物取為證驗其事方有可據臣等因細訊王經隆二十九日在樓情事據稱二十九日同王倫及伊義子李士傑等數人俱在樓上見官兵跳上圍牆欲入擒拏我隨勸王倫下樓王倫說寧可燒死斷不下樓隨將堆積亂紙壞木放火我因受

不得烟氣即由樓上小窻内鑽出當被官兵拏住等語再樓上被焚時因樓板塌墜又獲有王經隆之姪孫王峻愛訊知火勢炎烈時王倫鬚髮已經焦灼仍坐樓不動等語　臣等又詰以王倫腰間有何佩帶之物據王經隆稱王倫帶有無鞘劍一把又梵偉供我有扁銀鐲兩個曾給王倫王倫未帶手上見其裝入所帶瓶袋内各等語　臣等當令侍衛巴圖保遊擊剛塔等即到被焚屋内查檢見一

屍傍果有劍一把銀鐲兩個并有大刀一口臣等隨令王經隆梵偉孟燦細認俱稱即係王倫之劍其銀鐲據梵偉稱即係我所給王倫之物其大刀一口則衆供係王倫義子李士傑所用者且云李士傑甚為驍勇平時親隨王倫不離左右臣等即親赴汪宅樓下查驗見有死屍一具甚大秪燒去下身上身尚可認識據王經隆梵偉認係李士傑之屍其餘各俱已焚枯竟不能辨别臣查王倫屍

骨既枯識難取證惟該犯所帶之劍鐲現據伊同夥各犯僉云識認確鑿並合之王經隆等所供目覩火起情節又平時親隨之李士傑屍身及大刀同在一處是王倫之自焚身死實屬無疑臣等深知此事關係甚重不敢冒昧輕信自貽後患惟現在驗之賊首身佩物件質之衆匪目擊情形既有可憑謹據實繕摺具奏

同日舒赫德又奏言查山東壽張奸民王倫糾衆

謀逆殘害臨清一州壽張堂邑陽穀三縣實屬梟
獍為心罪大惡極
皇上以臣稍諳軍務
特命統率八旗勁旅速事殲除以安良善乃臣圍勦賊
巢七日雖將逆黨中之濟惡有名頭目俱行擒獲
而於逆首王倫初則就擒免脫繼則焚樓自斃籠
鳥檻獸未能生獲寸磔彰
國法而快人心實由臣調度無方庸懦無能所致上負

聖主倚任之恩日夜慚恧幾無生地伏乞
皇上重治臣罪以為辦理不善者戒奏入
上諭内閣曰明季山東徐鴻儒興白蓮教擾害城邑居
民蔓延至二十年之久今王倫之亂經朕簡發京兵
命舒赫德往勦彌月即將羣賊盡行殄滅舒赫德本
當議叙但王倫罪大惡極未能生擒伏法致令焚樓
自斃倖逃寸磔之誅不足以快人心而申國法舒赫
德以調度無能自陳請罪固可不必然伊辦理實有

不能盡善者即如音濟圖訪知王倫實在住處欲往
擒拏彼時舒赫德自應選派勇幹百餘人同往乃聽
其輕率前往致逆犯於被擒就縛之時匪黨從兩廂
突出向奪音濟圖猝不及備同綳阿爾圖等八人均
各受傷逆犯復為搶去音濟圖等奮勇出力業已施
恩擢賞而舒赫德不能豫派多人往捕實屬疎略又
如遊擊剛塔見王倫在汪宅小樓正坐忽然樓屋火
起被焚王倫亦斃其內雖取衆犯供詞證驗尚有可

據而所辦究未周詳在初時緝拏賊匪或遇賊衆死守人力難施固非火攻不可及賊勢竄匿跡偷生原當豫防其畏罪自焚之事舊城濒臨運河取水甚便若備有汲桶麻搭撲滅亦非所難即見賊已放火亦可遣善緣者攀登撲救勿使逆賊得自投烈燄舒赫德非不經練諸務者何竟見不及此舒赫德於此等節目實不能辭咎念其已將同案逆賊王經隆及逆黨孟爍梵偉等要犯俱已擒獲姑從寛免其交部

仍著傳旨申飭所有王經隆等犯俟解到日審明嚴
辦再降諭旨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同日阿思哈奏言臣與徐績帶兵於九月二十二
日黎明抵臨清城外見舊土城外有賊六七百名
排列勢欲迎敵即經官兵勦殺數十人賊既敗走
仍據土岡之上我兵直進又殺二三十人賊始紛
紛敗走由城基各缺口逃入藏匿官兵追進城內
一面尋賊勦殺一面放火并派官兵將缺口把截

正在搜捕間舒赫德帶兵由夏津前來至北水門外塔灣地方有賊排列亦即派音濟圖帶兵勦殺而舒赫德隨帶兵到城又派官兵一齊攻殺堵截并令春寧帶兵幫助音濟圖續又派綳木扎爾帶兵截擊迎殺約共殺賊數百人餘皆星散逃命踹械隨路丟棄次早有附近村民紛紛拏賊送營二十四日拉旺多爾濟以塔灣附近一帶恐有勦殺未盡處欲帶兵往搜隨酌帶官兵前往將藏匿之

賊搜殺數人此外並無餘賊即帶兵回營竊念臣
阿思哈與拉旺多爾濟同係奉派之人乃聽其獨
自前行實屬昏憒糊塗不勝惶愧交集無地自容
惟乞將臣交部嚴加議處謹據實明白回奏奏入
得
旨該部嚴察議奏

欽定勦捕臨清逆匪紀略卷九